**《论语》中的名句拓展资料**

**学习之道与个体成人：从《论语》开篇看教与学的中国话语**

刘铁芳

**（节选一）**

学习之道：如何“学”与为何“学”？《论语》第一章即“学而”，“学而”的开篇也即整部《论语》的开篇，乃是耳熟能详的三小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乃孔子弟子所编，作为编写者的孔门子弟把这三句话放前面，无疑别有用心：第一个字即为“学”，说明“学”的重要性，或者说整部《论语》就是围绕“学”而展开；接下来阐明的就是如何学与为何学，也即学习的路径、方法与学习的目标。不难发现，《论语》开篇，所涉及的正是为学的大义。《论语》开篇三小节，开门见山，相互贯通，作为有机的整体显现着孔子的学习之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跟自己相关，“学”是学道，“习”是见习，习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让学融入自我生活背景之中，贯通于自我生命之中。学习是个人性的活动，包含“学”和“习”两个环节。如果说学是理智性的，那么习就是身体性的。换言之，如果学意味着理智的投入，那么习就意味着身心整体的投入。心中有所学，身体来践行，所学之事物转变成自我生命的意向以及在这种意向中个体生命的充实，由此而达成一种非关外在事物的生命之“悦”。真正的“学”总是内含着某种自我生命实践的意向，“习”则是在这种意向中展开个体生命实践。如果说“学”是体道、悟道，那么“习”就是行道。“学”与“习”的结合让个体融入道之中。“学”重在认知与理解，“习”重在行动与创造。“行动与创造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也是人一切喜悦的根源。人的任何行动，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其实质都是‘表现自己的意象’。而当人从行动或结果中看到了自己的意象，看到了自己苦心思考和想象的一切成为独立自在的现实，那时喜悦和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得以存在’，而行动确证了他们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学”与“习”在恰切“时机”的有机结合，带来自我生命的充实与圆融，也即带来由内而外的生命之“悦”。用朱熹在《四书集注》的说法，“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乐正是颜回之乐，一种专注于学、不依赖于外物所达成的生命之乐；也是夫子自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之乐，一个人沉浸在学的世界之中，时时感受到的是生命的丰盈，而忘了年岁的老去。

**（节选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跟他人相关。如果说第一小节讲的是学习的个人性方法，这一句讲的就是学习的磨砺性交往。学习之道就是切磋之道，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论语·学而》）朋友相交，切磋琢磨，达成自我的磨砺，由此而把个人自我的“学而时习之”的活动变成人与人之间相与的活动，这是“如何学”的形式的扩展。切磋琢磨的过程使得朋友之间彼此相互通达对方，形成人与人之间更深的生命联接，让个体从自我中超越出来，真实地活在朋友之间，活在人与人之间，也即在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磨砺中活出自我鲜活而积极的德性来，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有朋自远方来”的过程乃是凭借对于共同事物也即道的追求，把学习还原成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由此而使得学习的意义得以扩展。“悦是独自学习的中心喜悦，乐是朋友远来、相与切磋的快乐。”“悦”（说）在心，乐在外。如果说第一小节讲的是学习作为个人性的活动所带来的自我生命的愉悦，那么这一小结讲的就是这种快乐的相互传递、感染与快乐在相互之间的扩展，也即在一种朋友式的交往中的由己及人，人我融通。

人是一种开放的存在，人之为人不会固着于某种既定不变的状态，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人之为人乃是处在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之中，每个人都是现实的我与可能的我的统一，人之为人总是内含着一种超越当下人之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换言之，每个人超越自我的可能性同时地内含在每个人的现实自我之中，正是自我与非我的彼此交错、相反相成，促成自我的内在超越与不断发展。朋友正是作为自我成人过程中的亲近他者，生动地参与着自我的建构。“有朋自远方来”，进入“我”的世界之中，成为“我”的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人自我中的非我，在与朋友之间的“如切如磋”的交往过程中，促成个体内在自我的“如琢如磨”，由此而促成个体自我的日新其德，亦如《大学》所言，“‘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正因为如此，“有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正是相与的朋友彼此之间达成积极自我更新的契机，其间所带来的欢乐正是自我生命因为源头活水的不断更新而得以鲜活地成长的快乐。

**（节选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涉及学习过程的延伸与学习的结果。真正的学乃是学做君子，学习的结果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取悦于人。自我“学”道“习”道，转而与朋友一起交流分享，再由朋友扩大到更宽广的他人，即使不为世人所接受，并被广泛熟知，对于学习者而言也不气恼，这就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基本含义。在这里，个人的学习是为己之学，自我求学问道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知晓，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仁德的君子。这里涉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个体德性的实践问题。一个具备了仁德的君子期待用之于天下，但实际上真正的改变乃是很难的。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君子还需要充分地接纳世界的复杂性，而非简单地将自我心志加之于他人。

个人的学习不仅是为了成就自我，同时也是为了成就他人，实际上成就自我与成就他人乃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在朋友式的交往中尽可能地去影响周遭的人们，但毕竟我们所能影响的人以及我们影响他人所能达到的程度都很有限，只能尽力而为。这里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我们想努力去影响更多的人们，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影响足够多的人，我们只能努力而为，哪怕不为人所知，依然不为之愠，甚至是默默地坚持，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人，但他人并不知道，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人知道，重要的是他人变好，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学为君子。君子指有德之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就在德性的差异，《论语·里仁》中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关心德性，小人关心利益；君子关心的是国家的法度，小人关心的是实惠。孔子的为学根本的就是德性的学问，就是成人的学问，教育的中心就是让人成为有德之人。亦如荀子《劝学》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君子与小人的差异乃是德性上的差异，是做人格局上的差异。君子的学习是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小人的学习是显示自己。正因为君子以成就自身的德性为目的，从根本上与他人的知晓并无关系，“人不知而不愠”也就理所当然。

为学有三个层次。“学而时习之”是基础性的过程。基础性不仅是指历时性的基础，也即个体首先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段的“学”与“习”的结合才能达成一定的发展水平，进而得以可能走向他人；同时也是指共时性的基础，也即在整个个体发展历程之中，个体都需要持续的“学”与“习”的践行，借以不断地让个体处于自我充实的状态。个体为学必须经历个人性的过程，也即作为一种个人性的习得的活动。当个人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个人可以以文会友，与人切磋交流，学问之道在磨砺中扩展，在扩展中磨砺，在扩展的过程中与更多人磨砺，在扩展中更好地得到磨砺。这是“学”与“习”得以磨砺、升华的过程。当然，学习者进一步明晰学习的目的，也即以学习来完善自我，成就自我，而非为了取悦于人，故他人知与不知均不影响自我学习之乐。一个学有所成的人还需进一步理解自身的处境，不管社会认同何种价值，但作为学者始终以“学”“习”为乐。换言之，真正的君子就是能超越外在取向而安于学道。 注：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